

平原花朵

張慶田著



平原花朵

张洁 著





張慶田

平原花朵

新文藝出版社

• 1956 •

內 容 提 要

这里面的几篇短文，都是以河北省晋县周家庄的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为背景写成的。“平原花朵”反映了这个社的整个面貌；“赶大车的姑娘”、“爱情”等几篇，描写青年社员的一些工作情形和生活面貌，以及她们在集体劳动中的成长；“老专家”等几篇，描写年老的社员对合作社的关心和热爱，以及他们的生产情形；“老坚决”的“路走对了”、“过渡之前”、“跑步前进”等几篇，反映了农民们在合作化运动中的斗争，和他们对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向往。

平 原 花 朵

張 慶 田 著

*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

上海市印刷四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*

書 號 1001

開本 787×1092 耗 1/32 印張 1 9/16 字數 31,000

一九五六年七月第一版

一九五六年七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 1—12,000 定價(6) 0.17 元

目 次

平原花朵·····	1
喧鬧的春夜·····	6
趕大車的姑娘·····	10
愛情·····	14
廣闊的道路·····	17
蘇聯專家到周家莊·····	21
“老專家”·····	24
菊奶奶·····	29
“老堅決”的路走對了·····	33
過渡之前·····	38
跑步前進·····	43
後記 ·····	46

平原花朵

——寄給守衛祖國邊疆的人們

一个画家，來到了周家庄，要画一幅画，題名为“平原花朵”。的确，晋縣周家庄是河北省大平原的第二朵花——社会主义之花。

周家庄位于晋縣城东八里地，是一个四百八十四户的村庄。从北京上車，抵石家庄，轉石德路，到晋縣車站下車，登滄石公路东行，約八里許，便望見一片紅光四射的新瓦屋頂，这就是周家庄村南的晋縣中学。

假如是春天，你停步在公路上，便会望見在这寬闊的褐色土地上，有几輛拖拉机往來奔跑，五鐮犁翻卷着松軟的土地，像軍艦出击时海面上蕩起的綠波；你会听到柴油机帶动机器水車清晰的抽水声，你会看到一群群男女社員，在忙碌着突击播种。

夏天，呈現在你眼前的一望無际的棉田，像一片碧綠澄清的湖水，遙远的村边上，突起的谷子、高粱，像一道綠色的堤岸，在这翡翠色的世界中，你如果看見几点紅彩，那你不要疑为是太陽映出的云霞，不要誤为天空中飛的赤鳥，那就是先進生產隊的流动紅旗，在随着清風飄动。

你順着田間的小道走，就像在綠海中划行。这时棉花已結滿了累累的桃子，谷子弯着脖，高粱在晒米，玉菱子已完成了它的使命，成包成包的裝在大車上，被拖回村去。在这里你

看不到土地的界限，看不到桑棵，界石，除去村边上偶尔夾着的一点高粱谷子外，都是青旺旺的棉花，一群群穿着各色衣裳的整枝的姑娘在这綠波中蕩漾着，很容易使人联想到，在碧湖中采蓮的南方姑娘。

这就是我們的周家庄農業生產合作社。正如社員們所唱的：

一条公路寬又長，
公路兩旁好風光，
高粱紅呀谷子黃，
千頃棉田白茫茫，
这就是我們的農業社呀，
美麗的田園，可愛的家鄉！

進了南口，向北走，向东拐，在路北有一所大宅院，这便是四百二十五戶的心臟——生產合作社的办公室。

全社共分了十五个田間耕作隊，和一个副業生產隊。春耕以來，十五个耕作隊展开了紅旗競賽，第四隊曾兩度獲得優勝紅旗。

副業生產隊又根据行業分成若干小組。進村时你可以看到矗立在滄石路畔的新建磚窑，和像風車一样的錘井架子。你可以看到在公路上往來奔跑的社內的膠輪运输大車；在社內的大院內，你可以看到給國家加工的油坊，粉坊；在南街內你可以找見由全社木工組織起來，为全社修制農具、家具的木厂。

秋天，你站在村东或村的西口上，可以瀏覽社內的菜園，白菜黃湛湛的，韭菜花白茫茫的，西紅柿紅溜溜的圓，黃瓜細溜溜的長，形成一幅天然的圖画。菜園一端，苗圃內的白楊正

吐着茁壯的枝条，沙丘旁的小桃樹，長着油綠油綠的叶子；鷄場內的萊克亨鷄拍着白色的翅膀，一群雪球似的綿羊在進入牧場。這些，才僅僅是個開端，將來一定像社員所希望的：“果園花開蜂聲鬧，牧草青青放牛羊”。

村中心，一所精巧的房子內，設立着社內的保健站，它的對面，是社內的文化俱樂部。俱樂部房子雖不大，但有一個圖書室、一部收音機、一架幻燈機、一部手搖擴音器、一架留聲機。每天中午，夜晚，可以聽到從里边發出來的鑼鼓聲，那是劇團的演員在排戲。

俱樂部的後身，有一塊烈士碑，上面刻着十七個和日寇鬥爭而犧牲在地道內的民兵名字，這是新舊生活的鮮明對照，我們清楚的知道，我們和平幸福的生活是用什麼換來的，因此，當我們接到你們從祖國的邊疆、從海防前綫寫給我們的來信的時候，我們是如何感激如何興奮呀！我們只有積極的生產，忘我的勞動來回答您們對我們的關懷和鼓舞，來支援解放台灣的鬥爭。第二社長雷金何（參加地道戰的老幹部之一），接到來信後，在擋水時，三天三夜不睡覺，在地里跑來跑去，領導社員戰勝了水災；社長曹同義（省農業勞動模範，省人民代表）全家人都積極勞動。他媳婦趙小合被選為第八隊婦女隊長，閨女曹小改在社內當農業技術員，被選為模範社員，兒子曹德秋由社內保送到拖拉機學校去學開拖拉機。兩個小女孩在小學念書，星期日也掂着小桶參加治蚜蟲；第四隊六十多歲的老社員曹老賦，簡直把社當成了家。他在春季播種時，親手燙籽，親手扶耩。種子入土後，他整天價挎着一籃子種子在地里轉，哪里沒砸好，他使用腳踏踏，哪里缺苗，他便找補找補。評比競賽時，他親自拉着參觀者的手，讓大家去看他耩的地。軍

屬趙進庄，一天也不肯休息，哪個活重，他就去干哪個活。鋤草、出圈、拆炕別人不願干，他都爭着去干。他的女兒趙桂端、兒子趙大閏也在社內積極帶頭，因此，他父子三人均被選為模範社員，被人稱為“一門三進士”。轉業軍人李一志，在突擊播種時，晝夜不離柴油機，為了擦機器，竟撕毀了自己的軍裝褲子。他並積極的參加村內的文化娛樂活動，在今年“八一”，與一個叫鳳蘭的姑娘，在社內舉行了結婚典禮。特別是，當我們學習了憲法草案，當讀到了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為解放台灣聯合宣言的時候，大家一致奮起掀起了一个愛國突擊超額增產運動，大家提出，全社三千四百四十畝大花，每棵多增一個桃，就可增產十二萬七千多斤，四百九十二畝紅薯，普遍用雞糞、小灰、炕土追肥一次，也可增加十二萬斤。谷子、玉茭細打細收可節約五千七百四十斤。全社積肥七千一百九十車，折合一千四百三十八萬斤。當時，雖是挂鋤季節，但是在“變農閑為農忙，積極超額增產，支持人民解放軍解放台灣”的號召下，各隊又展開了紅旗競賽，青年婦女張瑞貞、王美閣帶動婦女趕着大車拉青草積肥，劉素改、吳花亭、曹俊愛帶動婦女整群尖，打空枝，曹老賦帶動老年人翻山藥蔓，追肥，帶着紅領巾的兒童，也參加了扒雞糞，掏小灰，田野里到處是密密麻麻的人群，大路上集結着長龍一樣的積肥隊，大家都把積極勞動、超額增產做為支援解放台灣的獻禮。

我們還草擬了一個三年計劃，三年後，我們將有幾百隻長絨的變種羊，將有千隻雞，有奶牛場，奶羊場，养猪場。將有千把棵蘋果樹、黃梨樹和無數架葡萄的果園。在地邊上，大道旁將出現美麗的防風林，護田林，行道樹。那時我們的單位面積產量將不是以百斤計，而是以千斤計算。當滄石路畔的石津

运河开辟后，我們不僅用渠水灌溉，还可以修一个水力發电站。那时我們也就可以像苏联一样，用电力來代替人力工作了。这也正如社員們所渴望的：

公路一边运河旁，
修一个發电站亮堂堂；
“鉄牛”隆隆遍地跑，
电灯開放閃銀光。
这就是我們的農業社呀，
幸福的生活，崇高的理想！

親人們，請接受我們的獻禮，警惕的保衛國防，坚决解放台灣，讓社会主义之花开遍祖國每一寸土地。

一九五四年八月三十日于河北晋縣周家庄

喧鬧的春夜

親愛的人民解放軍同志們，我們的親人！當您們駕駛着飛機飛騰在祖國的領空，當您們駕駛着艦艇巡邏在祖國的海面，當您們站在祖國海岸綫上警惕地注視着敵人，當您們在祖國邊疆的雪山、江河中巡邏放哨，當您們在國防綫的深山老林中搜捕敵特的時候，您們能夠想像到您們所保衛下的祖國農村的春夜是怎樣一幅圖畫嗎？

春夜，月明如洗，過去有多少個詩人歌唱過它的寧靜啊！現在，在這裡，它卻變得如此繁忙、喧鬧。

月光下，大地上，這邊，筒子水車奏着叮叮當當節奏鮮明的音樂；那邊，一伙年青的姑娘在歡笑中推着水車飛跑；但，最吸引人的，卻是唱着雄壯的新歌曲的柴油機，它像一隻怪獸一樣，蹲在井台上，愉快地唱着；輪帶閃着白光，排氣筒噴着火花，被汲起的井水順着鐵筒翻滾着，衝擊着機車上的水箱蓋，流向水溝，奔瀉成寬大的水流，在月光下，宛如天上的銀河。

這就是周家莊鄉六個農業生產合作社為突擊播種一萬三千多畝棉田，支持國家工業建設，支持人民解放軍解放台灣，而展開的愛國增產運動的一個鏡頭。

“噠、噠、噠、噠……”東邊響，西邊響，南邊響，北邊也響，一輛、兩輛……十輛柴油機的聲音響徹大地，掩蓋了年青姑娘的笑聲，和看守畦間人們的相互招呼聲。在這裡，靜靜地看守着一架帶動雙管水車的五匹馬力的柴油機的，是周家莊農業

社的第一个柴油机手——轉業軍人李一志。

“老李可本份哩！”这是鄉親們对他的評語。他的衣服破了，婦女們搶着給他縫补；他的衣服髒了，婦女們搶着帮他洗濯。可是他始終不依，他要自己补自己洗。他今年二十八歲了，瘦楞楞的，不大壯实。他原是晋縣大尚村人，自幼随父母逃荒到沈陽，長大后，在工厂內当过鑄工。东北解放后，他参加了中國人民解放軍。当美帝國主义迫近鴨綠江边的時候，他又参加了志願軍，学会了开汽車。退伍后，父母已不在了；有个弟弟还在志願軍內。他怀着一颗热望劳动建設的心情，回到了自己的家鄉——晋縣，上級將他安置到周家庄。

村中給了他五畝水田、兩間房。为了照顧他的身体，讓他做圖書管理員。晚上給人們放映幻灯，协助村中做宣傳工作。他虽然依了这个安排，心中可实在有点苦悶：他渴望同大家一起过更有意义的劳动生活。

終於，在一九五三年，李一志的希望达到了，他参加了農業社。社里弄來了一架柴油机，他的眼里放出了光彩。

“工人看着机器親”。机器來了，還沒卸車，老李便蹬上車軸，摸了摸机头、机身；卸下机器，他用煤油給它洗了个澡，把机器打扮得像新媳妇一样。为了擦机器，他不声不响地撕掉了自己的一条軍裝褲子。第一次試机器，老李从早忙到晚，連飯都沒顧得吃。

可是，什么事情也不是一帆風順的。隔行如隔山，李一志虽然开过汽車，但开柴油机却是头一次；开始时机器老出故障，澆不上兩節地便停車了，像耍滑的驢一样，不拉整套。于是一些有保守思想的人便說起風涼話來了：

“曹同义(社長名)，真敢干。

弄來機器開不轉；

……”

個別幹部也感嘆地說：“想機器，盼機器，機器來了更發急。”這些話深深地刺激着李一志的心，“知難而退嗎？不能！我們不能使喚一輩子水車呀！”他想起了支部書記對他說的話，信心更加堅定了，他苦心地鑽研，細心地捉摸每一個零件；夜晚睡不着，找參考書，翻過去的筆記，終於，柴油機被他開轉了。噠，噠噠……田野里響起了一種從來沒有過的清脆的音樂。周圍十里八里的人們都來參觀，過路的人也不由得要站下來看看。水流像小河一樣，把橙黃色的干土地洗成了茶褐色，看畦的人們忙碌着。誰說李一志不愛說話，你聽他在唱歌呢！噠，噠，噠的機器聲給他打着拍子。

隨着社的擴大，柴油機的數目在增加着，小小的圖書室也變成了俱樂部，在李一志的倡議下又建立了一個村劇團。就在五四年的“八一”，李一志和村劇團的一位姑娘舉行了結婚儀式。

今春，當我看到他時，正是一個晴朗的中午，和風徐徐，暖日煦煦，在一個水井旁邊，李一志穿着一身工作服，守着一架新機器，正在講給本村、鄰村的新柴油機手聽。

“老李，這物件，管啥的呀？”

“老李，我們那架機器，咋打不着火呀？”

“老李，你說說怎樣煞車呀？”

“……”

李一志擦着額上的汗珠，耐心地指點着，解答着，甚至掰着手指頭，一點一點地教大家，臉上浮着難以形容的微笑。

当我拿起筆來，向您們寫这篇报告时，村廣播台傳來了女播音員清亮的嗓音：

“社員同志們，咱們村今天已經完成全部播种計劃了……特別是咱們的柴油机手們，他們晝夜澆地，減少了故障，節省了油的消耗，保證了及時播种……”春風將這清亮的聲音，火熱的字句，送到每戶的窗前，送到每個人的心中。今天我將這個消息向您們——親人們廣播，當您們聽到您們的戰友在農業戰綫上做出的成績，一定會歡欣鼓舞吧！當李一志的弟弟，在志願軍里聽到了哥哥的消息，一定會更加興奮，更加警惕敵人吧！

親人們，讓我們互相勉勵，為了祖國的建設，為了早日解放台灣，共同努力前進吧！

一九五五年“五一”夜

赶大車的姑娘

一

清晨，太陽露出了笑臉，一輛双套花粘輪大車，滿載着又濕又嫩的青草，隆隆的進了村口。赶車的是个十七、八歲的姑娘，她用力的搖着鞭子，在空中划了个圓圈，忽然落在梢馬的脊背上，發出了清脆的聲音，她右手把鞭子往轅騾的头部一甩，左手便把車輕輕地帶出了車轍，“吁——”的一聲，車便停在了路旁的一個白植大棚門旁邊。

她將鞭子插在車咀上，取了一把杈子，風快地卸完了草，又輕快的跳下來，拿起鞭子回過了車頭，縱身坐在車前盤上，“唔——吁！”轟隆着走了。

“看人家大丑，真是好閨女！”下地的人們，羨慕地稱贊着。

大丑并不丑，身材挺匀称，剪短了的頭髮，覆蓋着兩鬢，特別是一雙烏溜溜的眼睛，分外令人喜愛。她的名字叫王美閨，因為小時候叫慣了的緣故，人們還是管她叫大丑。

我初次認識她，是在治蚜蟲的時候。那時棉花才長的尺把高，婦女們在棉田中，按着噴霧器，抖着藥粉。只有她一個人担水，雖說身材不高，水桶不過剛離地皮，但她走起來是那樣穩健、輕快，像飛也似的供應着二十多個婦女用水。怎么一轉眼她却趕起大車來了呢？據說，事情是這樣發生的：陰雨連天，田野里生滿了雜草，社員們把割下的野草堆在地頭上，就是沒時間把它拉回家去。

“咱們拉吧！”婦女隊長張瑞禎對着婦女們說。

“你們？”男社員嘲笑着。“說說算了吧！”

“別看不起人，俺們婦女，開飛機的，開火車的，有的是！”
大丑仰起頭來，激動的分辯着。

“對！人家大丑，還等着開拖拉機哩！”

“甭說，什麼不是人干的！”

第二天，大丑便套了一個騾子前去拉草，初次使牲口，墊起腳才夠着給牲口戴“套包子”，趕起車來，總是怕三怕四的，遇見了難走的路，趕緊下來牽着牲口走。但世上無難事，她終於和學做別的活一樣，學會了趕車，而且趕起雙套車來了。

二

農業社第二次紅旗競賽結束，在民校大院開慶祝會。會場上擠滿了人，主席台上擺着三面鮮艷的紅旗，一群姑娘，躲在主席台的後面，噉噉喳喳的說着笑話。當主席宣布模範社員名單時，會場上頓時靜下來。

“……王大丑……”主席一宣布她的名字，姑娘們起了一陣騷動，她們互相擠撞着，“你，大丑……聽見了吧！”

“你當選了模範啦！”我悄悄的問。她扭回頭來一笑，笑的那樣謙虛，還有點不自然。

“是不是因為你會趕大車才選你的？”

“會趕車的多咧！小紅、岑改、六妮、俊愛……”

“這是你打的頭一炮呀！”

她又不自然的笑了。

“你是團員嗎？”

“不是，去年不夠條件！”

“今年哩?”

“今年……還沒討論哩!”她腼腆了。

我到她家去看了看。她父親是一個五十多歲的老漢，面皮微黃，看樣子不大壯實。母親眼睛有毛病，看不見做活。哥哥在社里木廠學木工，嫂嫂抱著個白生生的不滿兩周歲的小娃子。一個小妹妹，還在小學念書，看來，一家人，只有她是生產主力了。

我去了，她領我看了她積的糞，一個牆角上，已裝的滿滿的了。“數着今年積肥多了!”她偏着頭告訴我，“去年我們還是互助組。”好像是說，入了社，什麼也比過去強了。

三

一個挂鋤後的夜晚，街上響着鑼鼓聲，這是劇團在排戲。我坐在院內乘涼，仰觀着天上的“牛郎織女星”。月亮還未升起，天河中一片白茫茫的星群，在向我眨眼。

一道手电光芒，射進院內。大丑和一個叫鳳菊的姑娘走來。我把她們讓到屋內，捻亮了燈。

“他們還沒有來?”大丑還未坐好就匆匆的問：“小五他們說明天去登記，依我說，先別開信，這會正突击生產，過兩天再說吧……”正說着，兩個小伙子闖了進來，他倆一般高，好像親弟兄似的。前頭一個叫小五，是個柴油機手；後頭的叫小士，是個民兵。一進來就理直氣壯的說：“老張，給我們開信吧!”

“你們誰和誰呢?”我打趣着說。

“鳳菊和小五!”大丑搶着說。

“那你哩!一定是和小士了。”

“兩人隔着一堵牆!”鳳菊說。